

旋風劍大系

不朽宇宙傳奇
新派武俠巨著

俠女

公孫千羽著



● 旋风剑大系

● 不朽宇宙传奇
新派武侠巨著

侠女芳魂

公孙千羽著



中

● 旋风剑大系

● 不朽宇宙传奇
新派武侠巨著

侠女芳魂

公孙千羽著



下

俠女芳魂

千禧
羽

ISBN 7-80595-426-7



9 787805 954264 >

ISBN7-80595-426-7

1.180 (全三册: 49.80 元)

旋风剑大系

公孙千羽

著

侠女芳魂

责任编辑:月娜
封面设计:永强
插图:大水

旋风剑大系
侠女芳魂

公孙千羽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政府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4.5 字数:552 千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595—426—7/I·180

(上、中、下册) 定价:49.80 元

目 录

第 一 回	绝崖求师	(1)
第 二 回	哈哈狂剑	(28)
第 三 回	九大魔尊	(61)
第 四 回	怒闯少林	(92)
第 五 回	少林惊变	(121)
第 六 回	初祖庙前	(152)
第 七 回	三绝裂心指	(182)
第 八 回	天香门禁地	(210)
第 九 回	留纸寄言	(243)
第 十 回	天璇学士	(274)
第 十 一 回	神机堡中	(305)
第 十 二 回	顶天立地	(333)
第 十 三 回	魔尊后人	(366)
第 十 四 回	步步为营	(397)
第 十 五 回	血溅终南	(430)
第 十 六 回	云天四皓	(462)
第 十 七 回	龙争虎斗	(491)
第 十 八 回	奇人犬王	(523)
第 十 九 回	勾魂灯阵	(552)
第 二 十 回	天纵奇才	(582)
第 二 十 一 回	灯阵主人	(611)
第 二 十 二 回	拜访少林	(642)

第二十三回	天香门下.....	(672)
第二十四回	犬王追踪.....	(704)
第二十五回	龙门石窟.....	(734)
第二十六回	断指一战.....	(766)
第二十七回	白骨之毒.....	(787)
第二十八回	惊虹快剑.....	(816)
第二十九回	龙老之谜.....	(846)
第三十回	达摩三剑.....	(876)
第三十一回	抱虹险严.....	(908)
第三十二回	天香总坛.....	(937)
第三十三回	姑侄相逢.....	(968)
第三十四回	骨塔秘径	(1014)
第三十五回	指剑为媒	(1045)

第一回 绝崖求师

晓雾迷蒙，山风四起，阵阵烟云，沿着祁连山天柱峰的山腰，缓缓飘荡，远远望去，宛如围起一根月白的玉带，那银装玉琢，覆盖了皑皑白雪的挺拔峰峦，更似在虚无飘渺之间。

这时，打那山风云气之中，忽然冒出了三条人影，披荆斩棘，手足并用，直向天柱峰的绝顶攀去。

他们攀登的速度，异常快捷，片刻之间，升高百丈，竟然来到了一处断岩之上。

三人略一打量眼前的景物，为首的那位身躯高大，神态威猛，满腮虬髯戟张，穿着一身褐劲装，年约五十出头的秃顶老人，突地环目暴睁转身对站在他身边的孩子，沉声说道：“公子，咱们总算打到地头了。”

这位公子，年约只得十二三岁光景，但却生得唇红齿白，英挺不凡，闻言摇了摇裹在风帽中的小脑袋，道：“雷大叔，这儿不象山谷嘛，爹爹留下的图卷上，说在那绝谷的入口地方，写着一道石门啊！”

秃顶老人尚没来得及回答，站在这公子身后的那人，忽然低声笑道：“公子，你瞧瞧这断岩的下面吧，那像不像一道石门呢？”

这接话之人，是位身穿墨绿短袄棉裤，一付农家打扮，满头青丝，根根似雪，但脸色娇柔红润，如在中年妇道人家，这时话音一顿，便牵着那公子的小手，向断崖一边走过去。

那公子探头向岩上看了一眼，只见离自己立足的岩边，约莫五丈高低，却是又伸出一块突岩，在那突岩的左端，果然有着一道很象门户的石壁，不禁回头向那白发妇人道：“大婶，咱们可是要跳下去么？”

白发妇人摇头道：

“公子，如果只有老身跟雷刚两人，自是可以跳到下层的悬岩上去，但眼下有公子一道，老奴夫妇可就不敢冒这个险了。”

原来她跟那秃顶老人雷刚乃是夫妇。

那公子听得两道小眉毛一扬，大大不服的道：

“大婶，你怕我这五丈来高之地就跳不去么？我试给你老看……”

小手一挣，当真就要往岩下跃去。

白发妇人大吃一惊，若非她这些日子来特别当心，片刻不敢大意，此时可真要被那孩子挣脱了掌握，跳到岩下去了，当下往里一扯，右手一抄，顿时将公子抱在怀中，又耽心又痛惜的叹气道：

“公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忽然耳中传来那秃顶老人的笑声道：“大姑，快跟公子下来，这儿有路哩！”

白发妇人回头望去只见秃顶老人雷刚，已沿着这断岩靠山的那一面，缓缓向岩下行去。

她略一犹豫，终于还是抱着那公子，小心翼翼，顺着秃顶老人找出的那条隐在草丛之中的栈道，走向下面一块突出的悬岩。

白发妇人刚刚上到岩上，秃顶老人已浓眉深锁，向她招手道：“大姑，你来瞧，这事……”

突然发出一长叹，未再往下说出。

白发妇人目睹秃顶老人这番神情，心中暗暗吃惊，连忙赶到那宛如门户的石壁之前，低声道：“当家的，莫非有甚么差错？”

秃顶老人指着那石壁，颓然低声叹道：“大姑，看来咱们是空劳往返了。”

白发妇人怔了一怔道：“可是甘大侠不在……，语音未绝，抬头朝那石壁之上望去，陡地脸色大变，低头瞧着仍然抱在怀中的公子，尖叫道：“不，谁也不许动我家公子一根汗毛……”

那抱在怀中的公子，这时忽然挣扎着跳下地来，脸上一派大人模样，指着那石壁之上的字迹，说道：“大婶，这壁上所为的规矩，是谁立下的？”

白发妇人料不到他会跳下地来，更没有想到他会这么提问，一时之间，呆了一呆方接道：“当然是那位隐身谷中的甘大侠所立的了。”

那公子抬起了头，小眼睛不停的眨动了半晌，忽然向那秃顶老人哭道：

“雷大叔，大婶没骗我吧？”

秃顶老人目光一黯，道：“公子，老奴夫妇岂敢哄骗于你，这入谷的禁例，果然是甘大侠手订，只是…只是……老奴事先并不知道，这禁例竟然会要人自残肢体，否则，老奴也不会领着公子前来求见了。”

白发妇人忽然冷哼道：

“你敢！老主人遗命，凭你就敢违背么？你怕死不敢来，还有我呢！”

秃顶老人苦笑道：“娘子，你错会了鄙意了。”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江湖上传言，这四绝断魂谷立有四道门户，只要身具胜过这四道门户守关之人的武功，便可入谷拜见甘大侠，求他传授一招武功……不想今日一见，方知江湖传言，实不足信。”

白发妇人冷笑道：

“谁跟你扯这个了，你倒是给我说清楚为甚么见到甘大侠手订

的禁例以后，竟会贪生怕死，后悔着领小主人前来求见甘大侠的道理。”

白发妇人着道：“不错，只要当家的跟妾身联手，武林之中，除了各派宗主和几位奇才异能的前辈以外，果然是难有敌手，谅那四位替甘大侠守门之人，也不会比各派宗主更强。”

秃顶老人道：“这就是，但眼下甘大侠的禁例，却根本与武功高低无关而是入谷叩见之人，每入一道门手，就必须自己动手，残去一处肢体，比如这入第一道关卡，就要自断一臂，投入那石壁下端的洞内，当作开启这片石壁机关的肉钥，这等骇人听闻之事，休说不合情理，而且，倘若我料想不差，四处开口，必须砍去四处肢体，纵然不死，有幸入谷见到了甘大侠，试想一个四肢具残的人蛋，又如何去练那至高无上的武功呢？”

白发妇人听得呆了一呆道：“是啊！咱们果是不该来，一个人没有了手脚，自是不能使武功的了……”

忽然一伸手抓牢了那正在一旁听的发愣的公子，大声道：“公子，你总不会愿意斩去四肢，再来学那无敌的武功吧！”

秃顶老人雷刚瞧的心中暗道：“大姑也太多心了，小主人这点年纪，又怎会懂得许多呢？只要咱们不让他涉险，处处谨慎着些，也就是了……”

他心中转念未毕，却听得那小主人冷冷的声音传来，一字一字的说道：“大婶，我石承先纵然今天粉身碎骨，也要遵从爹爹的遗命，拜见甘大侠，练造上乘剑道，好替爹爹报仇！”

每一个字都如一记铁钟，直撞的雷刚老眼发花，心口发甜，一阵阵的热血上腾，不能自己。

老主人的慈祥笑容，迅快的在他眼前闪现，数十年来的往事，一幕一幕的打脑际滑过，自从他十岁投身石府，跟随老主人充当书童，四十年来，老主人待他有如自家弟子一般，几乎跟老主人未曾有过一日之别，老主人一生仁义大侠的风范，出生入死，为

武林同道主持正义，急人之难，济人灾苦，终致落得遭人暗算，以身殉道，惨死在小室峰顶之上的景象，更血淋淋的如在眼前……如今，小主人身负杀父大仇，小小年纪，竟然能有粉身碎骨的决心，自己身受老主人的恩惠三重，实在是百身难偿，倘是自己如能帮那小主人完入谷的心愿，习成绝艺而得报父仇，纵然是自己丧生在这成四绝断魂谷中，岂不也算报了老主人的知遇之恩……

雷刚因是在沉思往事，暗下决心，自是久久不曾说话，那白发妇人却在她那小主人石承先说出那等坚决，话语以后，红撲撲的脸上，刹那间罩上一片煞白，连抓住小主人右手的掌心，都一阵阵的渗出了冷汗，紧咬着牙关，一迭连声的说道：

“公子，你千万不能这么想，千万不能……天下那有砍去了手足还能练成武功的人？公子，老主人只有你这么一点骨肉，如是你有了三长两短，老主人的血海冤仇，岂不是要永远难报了么？”

别瞧石承先年纪只有十二三岁，但他懂的事情可真不算少，白发妇人的话音甫停，他居然抿嘴一笑道：“大婶，照你老这么讲，我们不必找那甘大侠的啦！”

白发妇人似是知道石承先下面还有话下等着自己，可是他却一时想不出别的推辞，只好点头，道：“甘大侠这自残肢体的禁例，不独是拒人于千里之外，更是听人之所不能啊！公子，咱们果真是不该来的！”

石承先小拳头一捏，抬头道：“大婶，那杀我爹爹的仇家，可是武功很高么？”

白发妇人道：

“公子，老主人号称乾坤一剑，近二十年来，已被武林公认为字内无双的唯一高手，那仇家既能暗算杀害了老主人，当然是武功很高啊！”

石承先道：

“大婶，我明白啦。”

白发妇人一证道：“你……公子，你明白什么了？”

石承先道：“那人害死了我爹，他的武功就是天下无敌了。”

白发妇人道：

“不错啊！公子真聪明！”

石承先究竟还是孩子，被白发妇人一夸奖，顿时哭出声来，说道：“大婶，这可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别夸奖我啊……”

小眼睛眨了两眨，又道：

“大婶，我们来找的甘大侠，他的武功比爹爹还高么？”

白发妇人暗道：“这孩子真是一个实心眼，这么小的年纪就晓得武功不受奖的道理，实在是难得的很……但口中却应道：“公子，甘大侠的武功，据说手下从无十合之将，老主人既是遣命要公子投奔他习艺，定然是知道甘大侠比我们的那位仇家更高明了。”

白发妇人一片护主之心，溢于言外，明明甘大侠的武功高过故主乾坤一剑啸风，但她却不愿说出，只说比仇家高明，就这么含含糊糊的顺口带了过去。

石承先看了看那石壁一眼道：“大婶，说来说去，可是除了甘大侠，就没有人胜过那害死爹爹的仇家了。”

白发妇人未曾思索的接道：

“确是如此……”

话发出口，她才觉出了不对。

但石承先已然一本正经的向白发妇人道：“大婶，话已说清楚了，你跟大叔可以回去啦！”

白发妇人纵然可以猜得出小主人要说的一千句话，但她却想不到他会说出这一句话来，是以，她听明白了之后，竟楞在当地，浑身发抖，半天作不得声。

石承先揉了揉被捏在白发妇人手心的小手臂，两道眉毛一剔，叫道：

“大婶，你见了没有？我入谷找甘大侠，你跟大叔也该回去

……”

话音未已，忽觉身子凌空而起，只见那白发妇人的两臂，紧紧抱牢了自己，任你怎地挣扎，却也挣脱不了，耳中更是听得那白发妇人大叫道：“公子……你去得啊……雷刚呀，你这杀千刀的，你这老不死，……你在发什么怔……你……你还不快想个法子把甘大侠叫出来，……我就……跟你拚了……”

那雷刚被她这么一叫一骂，可是从悲痛的沉思中觉醒过来了，钢牙暗挫，掉头沉声道：

“娘子，你这是为何？”

白发妇人泪眼婆娑的叫道：

“你耳朵呢？死人！公子要一个人入谷去找那甘大侠，你没听到么？”

雷刚环目暴睁，喝道：

“那怎么行？”

话音一落，忽然举手一按秃顶，低声道：“娘子，公子要去，咱们也得陪他一道。”

白发妇人瞧了石壁上的朱书禁例一眼，长叹道：

“不依甘大侠的禁例，这石壁上的门户不开，咱们……”

余音未绝，只听得雷刚朗朗大笑道：“娘子不必耽心，雷某早已有了计较了。”

白发妇人恨声顿足道：“老不死的，你既是有了主意，怎不早说？”

“空叫我耽心……”陡然她语音中断，睁着一双泪眼，直望着雷刚发呆！

本是一直在白发妇人怀中挣扎，急着要跳下地来的小主人石承先，这时忽然安静下来，圆瞪着双眼，盯着雷刚，嘶哑的叫道：

“雷大侠，你老一定好疼啊……”

敢情那秃顶老仆雷刚，就在白发妇人埋怨他的时候，竟拔出

匕首，卡嚓一声，硬生生的切断了自己的左臂，连那紧囊在断臂之上的衣袖都没有褪除，便迅快的投入那石壁下沿，约有碗口大小的深洞之中。

殷红的鲜血，像山泉一般，湿透了半边衣衫。

但他不失是条忠心耿耿的铁汉，哼都不哼一声？探手自怀中掏出一包金创药，放在那血模糊的伤口，并且自行封死了左肩的三处要穴，这才回头向石承先说道：

“不必耽心，这一点小小创伤，还不会令老奴皱眉叫痛的……”不必他口中难是说的十分轻松，但那本是紫红的脸膛，眼下已是苍白无比。

白发妇人忽地幽幽一叹道：

“夫君，妾身刚才是错怪你了……”成串的热泪，夺眶而出。

“娘子，这雷刚闻言竟然精神一振，喜道：

可是你嫁给我三十年来第一次称呼我一声夫君呢……”

白发妇人似是未会料到在这等时候，他居然还能说出这番话来，心头一热，脸上红晕乍起，本想抢白他几句，自己一抬目，正好碰上了雷刚情深意重的双目，直向自己射出来顿时心中通的一跳，暗道：“瞧他自断左臂的举措，显然已是决心依从甘大侠的禁例。

不惜用自己一命，换得小主人入谷求师学艺的之望眼看再闯三道门户，就是自与生离死别之时了，他纵然是再多说上几句，那也不算为过……三十年夫妻情分，倏然跃上心头，白发妇人那刚止住的泪珠，又一颗一颗自腮边滚落。

雷刚这时想是已瞧出白发妇人的心意，忽然哈哈一笑，接道娘子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倘使苍天有眼，让我雷刚能此机缘，代我夫妇两人，报答老主人的知遇之恩，于万一虽死又复何憾？”

豪迈之情，溢于言表，忠群之气，直薄云天！

白发妇人只听的神色一变，缓缓放下抱在怀中的小主人，一

脸庄肃之容，向着雷刚施了一礼道：“夫君啊！我秦大姑嫁了似你这等忠义豪爽的丈夫，真该是苍天有眼，夫君既能从容赴死以报主人之恩，妾身自也懂得烈女慷慨殉夫之节……”

雷刚蓦然抱拳道：

“娘子，你错了！”

秦大姑听得一怔，道：

“夫君，你把我当作什么人？”

难道要我独自偷生于人世么？”

雷刚摇头道：“你死不得，娘子，小主人将来纵是习就了无敌武功，但他究竟还是年轻，那武林中诡诈，江湖上的凶险，都非他所能应付，娘子必须活在上，好生的照顾他才是。”

大姑呆了一怔，道：“这……夫君说的也有道理！不过妾身却想求夫君应允我一件事。”

雷刚道：

“什么事？娘子尽管说出。”

秦大姑道：

“妾身想请夫君答应，你我易地而处。”

雷刚陡地浓眉一扬道：“娘子这是何意？”

秦大姑道：“妾身乃是妇道人家，将来陪伴公子行走江湖，总不若夫君方便，所以妾身想恳求夫君跟我互换……”

雷刚摇头喝道：“不可！我已残废，活在世间，也难以再为公子助力，娘子，你不必多说了。”

秦大姑黯然一叹道：“夫君啊！你莫要生气，妾身三十年来，处处与你唱反调，自今而后，我是不会再故意跟你呕气作对了，只是……太迟了些啦……”

话中悲痛之情，令人为之心酸。

但雷刚却仰天大笑道：“不迟，不迟，娘子，能听到你这句话，纵死何憾？”